

黄宏嘉写给友人的一封归国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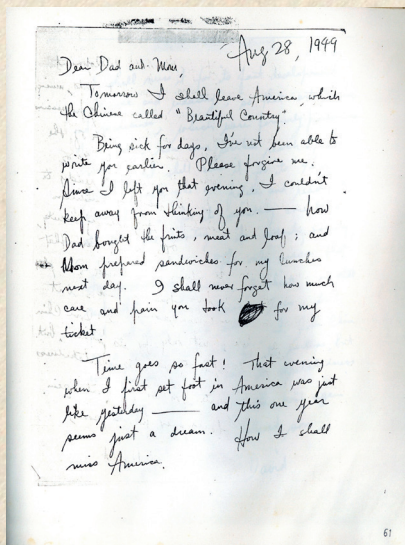
► 郭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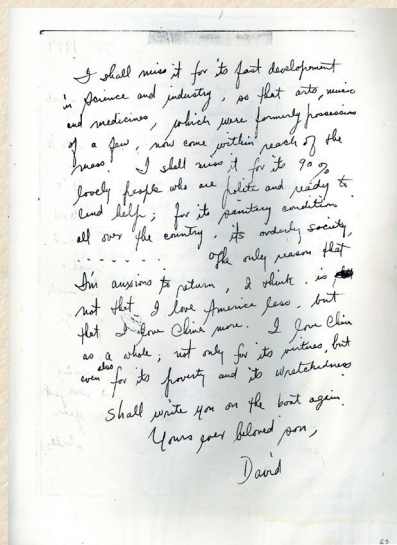
黄宏嘉，1924年8月生，湖南临澧人。1940年考入西南联大电机系，就读期间曾参加远征军，担任随军英语翻译。1948年赴美国密西根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回国后，曾在中国科学院电子所、光机所和北方交通大学工作，1979年到上海科技大学任教，先后任副校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名誉校长等。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主持研制出我国第一根单模光纤传输线，以及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8种特种光纤，编撰出版了《微波原理》等本领域奠基性经典著作，曾荣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研成果突出贡献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进步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2021年9月逝世。

黄宏嘉先生去世后，他的儿子黄柯、儿媳陈伟芳等亲属将他的手稿、笔记、荣誉证书、照片、信件、著作及使用过的相机、眼镜、铅笔、印章、放大镜、计算尺等138件珍贵档案史料，分两次捐赠给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档案馆已完成了这些捐赠史料的分类整理、著录和数字化扫描工作，将其放在恒温恒湿的库房妥善保存。

在整理黄宏嘉先生档案史料的过程中，一封1949年黄宏嘉写给友人的归国信引起了档案馆工作人员的注意，寥寥数语，让一名海外学子对新中国的向往和对祖国的眷恋之情跃然纸上，读后让人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1949年8月28日，黄宏嘉写给友人沃汉夫妇的归国信复印件



这封信件是一份复印件，复印在两张A4大小已泛黄的纸张上，通篇英文书写，字迹整洁行文流畅。

信件写于1949年8月29日，

即黄宏嘉在纽约登上归国邮轮的前一天，这是写给友人沃汉夫妇的辞别信，黄宏嘉在信中饱含深情地吐露了他为什么要回国的心声。

August 28, 1949

Dear Dad and Mom,

Tomorrow I shall leave America, which the Chinese called “Beautiful Country”.

...Since I left you that evening, I couldn't keep away from thinking of you...

Time goes so fast! That evening when I first set foot in America was just like yesterday, and this one year seems just a dream. How I shall miss America.

I shall miss it for its fast development in science and industry, so that arts, music and medicines, which were formerly possessions of a few, now within reach of the mass. I shall miss it for its 90% lovely people who are polite and ready to lend help; for its sanitary condition all over the country, its orderly society... The only reason that I'm anxious to return, I think, is not that I love America less, but that I love China more. I love China as a whole; not only for its virtues, but even also for its poverty and wretchedness.

Shall write you on the boat again.

Your ever beloved son,
David

亲爱的爸爸和妈妈:

明天我将要离开美国, 这个被中国人称之为“美丽的国家”。

自从那晚离开你们后, 一直思念着你们.....

时光飞逝, 我踏上美国的领土, 仿佛是在昨天。这一年的时间就像一场梦, 我将会多么思念美国啊!

我将会思念美国, 思念她在科学和技术上的飞速发展, 使得现在大部分人都能享用原来只是少数人才能拥有的艺术、音乐和医疗资源。我将会思念 90% 的美国人民, 他们谦虚礼貌并且乐于助人。我还会思念美国整个国家的卫生条件, 以及她有序的社会秩序。

我急于回国的唯一原因, 我想, 不是我不够爱美国, 而是我更加爱中国。我爱中国的全部, 不仅是她的美德, 甚至也爱她的贫困和不幸.....

我会在船上再给你们写信。

永远爱你们的孩子 David

1949 年 8 月 28 日

黄宏嘉为何要给沃汉夫妇写这封信? 在信中为何亲切地称呼他们为爸爸、妈妈? 为何在美国只留学了一年, 就要如此心切地想要回到祖国? 黄宏嘉又是如何获取到这封信件的复印件的? 带着这些疑问, 档案馆工作人员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及访谈黄宏嘉亲属, 最终了解到这封信件背后动人的故事。

时间追溯到 1944 年, 正在西南联大电机系读书的黄宏嘉, 在强烈的



1944 年, 黄宏嘉 (三排右三)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电机系毕业合影

爱国心的促使下，投笔从戎，参加了远征军，到印缅战场，担任随军英语翻译。1947年，为奖励抗战期间中断学业到前线充当译员的学生，国民政府决定由教育部专门举办一次翻译官留学考试，选派其中的优秀者出国深造。黄宏嘉参加了这次考试，以“理工学院类”第4名的成绩顺利取得了公费留学的资格，并获得了到美国密西根大学攻读硕士的机会。

1948年8月，黄宏嘉来到美国，内心怀着工业救国的迫切愿望，他选择了工科中的微波技术，进入到密西根大学微波工程实验室攻读硕士学位。

黄宏嘉虽是公派留学，留学费用里却只包含学费和往来船票费用，为节省生活费用，假期期间，黄宏嘉与妹妹黄颂康一起到同在美国留学的二哥黄宏煦寄宿的沃

汉夫妇家里居住。沃汉夫妇没有子女，将黄宏嘉兄妹视若己出，关怀备至，黄宏嘉感恩于沃汉夫妇，尊称他们为父亲、母亲，沃汉夫妇还给黄宏嘉起了一个英文名字叫 David。假期结束后，黄宏嘉回到学校，仍时常给沃汉夫妇写信汇报他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与他们成为了无话不谈的一家人。

黄宏嘉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于1949年6月顺利取得了密西根大学硕士学位，并申请到密西根大学和里海大学提供的全额奖学金攻读博士研究生的资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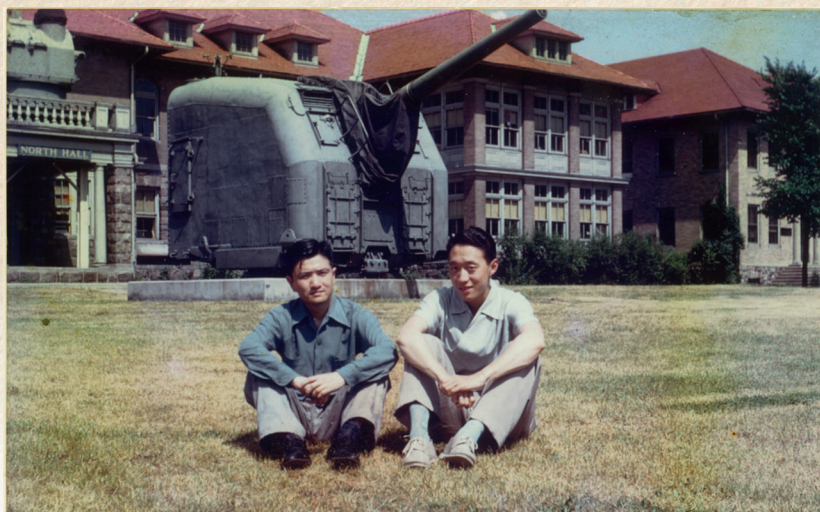
虽然在美留学，学习紧张，黄宏嘉仍时刻关心着祖国局势的发展。在密西根大学，黄宏嘉重逢了西南联大好友朱光亚，并时常与他一起参加进步学生社团活动。在一次学生社团的恳谈会上，朱光亚动情地讲到：“同学们，



1948年，黄宏嘉在密西根大学留影

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工作的的时候了。祖国的建设急迫地需要我们！同学们，祖国的父老们对我们寄予了无限的希望，我们还有什么犹豫的呢？还有什么可以迟疑的呢？我们还在这里彷徨做什么？同学们，我们都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自已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是的，我们该赶快回去了！”

黄宏嘉被朱光亚这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祖国的召唤，唤醒了他思想中一直蕴育着的强烈的、自然的爱国心。于是，黄宏嘉痛下决心，放弃留在美国继续攻读博



1949年，黄宏嘉（左）与朱光亚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合影

士的想法，决定立刻回到祖国去。

黄宏嘉当即决定办理回国手续，而此时他才发现，国民党为了干扰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发布了“关闭”北起辽河口、南至闽江口的中国领海，所有外籍船舶及航空器均不得进入上述区域，而区域内各港口，也已停止对外开放。由于这个禁令，美国到中国的轮船已经全部停航。而此时，美国政府也开始对在美中国学生、学者加强了监控，限制他们离开美国。

黄宏嘉于是向沃汉夫妇求助，沃汉夫妇在了解了黄宏嘉归国的想法后，觉得他这样急于回

国未免太过草率，但还是决定帮助他绕道欧洲回到中国。沃汉先生利用他的社会地位，向移民局出具担保函，获得

了允许黄宏嘉前往欧洲旅游的许可。在拿到移民局的出国许可后，黄宏嘉立刻预定了最近一班由纽约开往荷兰鹿特丹的船票。在登船后，临行前一天，他给沃汉夫妇写了这封辞别信，信中真诚地

解释了他急于回国的唯一原因：

“我想，不是我不够爱美国，而是我更加爱中国。我爱中国的全部，不仅是她的美德，甚至也爱她的贫困和不幸……”

黄宏嘉抵达欧洲后，在马赛换乘了开往香港的轮船，到达香港后，按照出发前朱光亚给他的安排，找到了在香港大学教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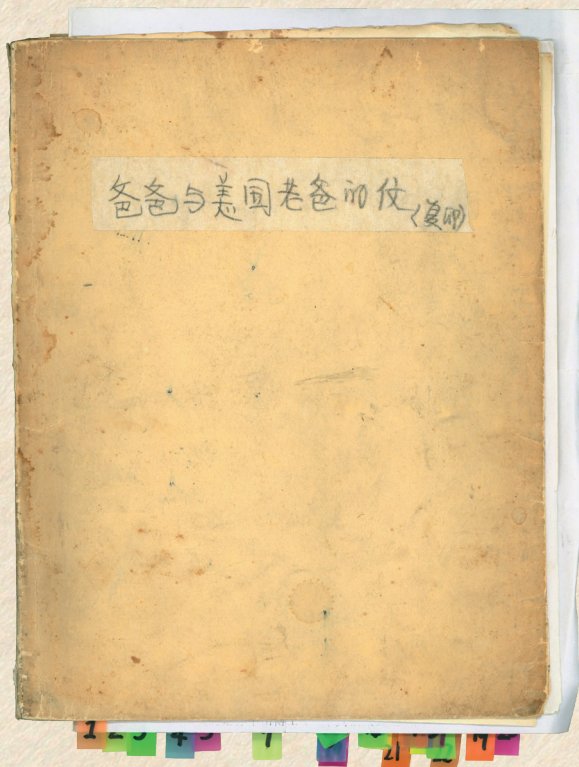


沃汉夫妇



清华大学校友曹日昌教授，在曹日昌的安排下，搭乘了一艘开往秦皇岛运煤的小火轮。1949年10月6日，黄宏嘉终于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祖国，开启了他科技报国的漫漫征程！

回国后，因种种原因，黄宏嘉与沃汉夫妇失去了联系。直至1987年，黄宏嘉应邀赴密西根大学开展特种光纤方面的合作研究，专程绕道拜访沃汉夫妇，但遗憾的是，沃汉先生已于1985年去世。沃汉夫妇一直珍藏着黄宏嘉在美国留学期间与他们往来的信件和照片，看到这些装订整齐的照片和信件时，黄宏嘉感动得热泪盈眶，征得沃汉夫人同意，黄宏嘉复印了这些信件，并带回国内珍藏。后经黄宏嘉子女整理，将这些承载着中美两国人民民间友谊、记录着黄宏嘉对祖国无限深情的信件汇集成册，捐赠给了清华大学档案馆。



黄宏嘉保存的与沃汉夫妇往来信件的复印件